





繁露園集卷之十三

陽平董復亨元仲父著

同郡張銓平仲父校

誌銘三 附 墓表 行狀 傳贊

明敕累封張母劉安人墓誌銘

大中丞仁軒張公配劉安人以萬曆二十四年丙申  
六月二十二日卒于家而中丞公有子曰濟美介弟  
婦朱夫人所舉不佞同年友也朱夫人舉濟美財念  
日卽感辱風不起臨革抱濟美嚙指囑安人曰以是  
藐爾孩辱在兄嫂安人飲泣誓曰此子也才惟吾任



此子也不才惟吾任吾所負妣氏牀榻懊惱之言者  
有如日而適安人舉女尋殤因乳濟美子之倍加恩  
勤故濟美毋安人而安人委頓將殊時濟美方任內  
黃安人亟嘑曰程程程蓋濟美子安人念濟美不及  
訣故抑情割痛拳拳其子云計聞濟美痛哭欲絕者  
數四歸而柴毀骨立若不欲生痛稍定乃始手狀謁  
不佞陽丘再拜且泣曰不肖某生而零丁閔凶微安  
人之力不及此安人卽非生我者然安人之恩實不  
啻生我者家中丞宦晉陽長安時不肖某寔從師授  
童子業家中丞督課嚴甚安人則陰謝師曰兒非俛

扶者及不肖某辛卯壬辰連舉進士安人爲願解曰  
吾鄉固謂兒非俛扶者後得內黃除目安人迎謂曰  
此而父起宦兒第矢志清白不患宦不而父若也吾  
子試以爲卽生我者有如安人不安人逝而不肖某  
不及一訣以用吾情吾惡乎用吾情敢徵吾子一言  
之辱不佞聞濟美言亦泣不能止因再拜受狀而志  
之狀稱安人蓋鄒平著姓父曰少野公邑學人少野  
公舉安人五月而逝安人育于王父東野公許東野  
公故許州侔有人鑑是時中丞公生十一禩矣公一  
見奇之曰張家郎童而神異日必貴老夫欲爲孫息



得快婿無倫是者而封君太翁亦微聞安人媿婿有  
令德因委禽焉蓋又八載始歸中丞公里中人咸私  
語安人少孤或驕貴不閑婦道而安人顧恭孝惠順  
事太公暨孫太安人唯謹井曰漿糲間則緝緝統無  
不躬自操之每獲一甘味輒以羞太公太安人次及  
中丞公太公太安人中丞公不食安人不敢食于是  
太公太安人莫不色喜曰新婦賢而里中人轉相嘖  
嘖頌安人曰張家郎安所得桓少君也者而婦之時  
中丞公業隸博士籍籍甚諸生間而安人益脫簪珥  
購書鬻膏佐中丞君吾伊中丞公以故于本業益崇

精甲子舉省試辛未舉南宮試俱高等授山西陽曲  
縣令有最聲以吏部考功主事徵歷驗封郎中安人  
凡三膺 恩典進今稱安人卽貴顧其恭孝惠順無  
異爲新婦時孫太安人晚年病痿安人宵衣侍湯藥  
浣滌廝不時問嗜好進飲食太安人卽不欲食未嘗  
不爲舉匕箸而後屏去曰吾不忍辜孝婦心後太安  
人出素所服御令安人宰分之安人爲宰分各有差  
無不如太安人意所欲太安人沒安人踊泣幾絕乙  
酉中丞公以太翁艱讀禮里中偶乘馬過別墅墮而  
染恙危甚安人則晝夜以身禱曰世可無我不可無



公與其危吾天寧以吾代吾天中丞公竟愈而安人業許冬衣單夏衣絮中丞君聞而固禁之安人固不肯曰吾鄉豈以是矯誣神明乎竟三伏臘如所許後中丞公再起家晉官太常已填綬中州安人悉與偕甲午值中州大饑中丞公與同事者議荒政不相能乙未卽投劾乞歸安人從旁愆通之曰君素抗直固宜爾耳長白醴泉之間何可不著吾兩人吾當馳歸爲君治隱具乃先四月歸道出內黃過濟美署中見署中四壁悉圖書無長物喜曰吾謂兒能讀父書不謂兒亦能父廉輒解橐中數金給濟美曰以是佐廉

吏薪水時天旱戒殺而濟美間市乾脯以羞安人怒然曰兒憂民吾獨不憂兒憂哉而以是溷阿母爲聞擊朴聲輒攢眉曰此昔晉陽時所聞聞之輒心動兒獨不能爲阿母稍寬假濟美唯唯如安人教以故濟美內黃治狀稱三輔冠安人體素羸居嘗善病時衄血初逾抵里又勞勩過甚遂漸增劇不任治卒距其生嘉靖二十四年乙巳閏正月二十一日僅得年五十有二安人慈愛貞靚待諸減獲有恩馭諸婢媵尤均適無所督過性不好私蓄顧獨多施予中丞公歷官所至以廉名安人卽數從宦遊絕無尺寸絲枲錢



刀之積而中表姻族凡有婚娶輒不恡禫施衣裾稅  
之安人有姑東野公女也爲趙氏娶婦安人憐而重  
之每歲時女奴相望然僅脯飽漿酒之類問之則曰  
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趙氏姑卽骨肉然非父母家  
人其識大義又如此安人子一延登卽濟美濟美子  
二長萬程次萬鍾萬程纔十齡爲安人所鍾愛嘗携  
以自隨及萬鍾舉而安人手摩萬程頂咲曰而父再  
舉子吾膝下得長有若矣故易簣時連呼萬程不絕  
口嗟乎世間石窳封丘珩琨簪佩稱顯貴人婦者寧  
少哉而孝謹饋醢敬間本穗義周斷機惠遠流黃如

安人者指不二三屈假令更生起而更傳列女安人  
其一矣濟美將以四月朔日葬安人于大峪山之原  
不佞爲志其大者因系之銘銘曰

孰而令中丞公稱名卿者非安人也耶孰而令外黃  
令稱循吏者非安人也耶孰而令媵哭于室廝哭于  
階中表姻族哭于庭者非安人也耶嗟嗟安人大峪  
之阡鬼神所珍高高下下牛眠虎蹲其安安人以安  
安人之後人

明文學王公暨奉

旨旌表節婦何太孺人合

葬墓誌銘



余同年友王道午以戊戌之某月迎養何太孺人于寶坻廣文署中居亡何而太孺人病已稍間已復病竟以庚子之某月某日病竟篤不起道午氣絕久之已躡踵嗚曰天乎一廣文斗升之祿竟不令我母終享耶於是奉孺人柩歸里痛稍定乃持狀走向余絮涕言曰惟先孺人保不肖孤爲先君子不朽惟足下念不肖孤爲先孺人旣先君子不朽余聞之不覺心怔怔動已淚簌簌下也蓋太孺人守節狀余友魏懋權嘗爲文序焉暨太孺人以孀節被旌余亦嘗爲文記其事皆極刻畫淋漓令人讀未竟篇而爲之嗚咽

倒極者乃今懋權已矣黃腸之銘余不任誰復任之按狀公諱一蘭先世爲山西潞州屯留縣人國初有祖諱順者奉母路氏徙居南樂順舉衡衡舉僕中弘治乙卯鄉試授河南光山令僉舉維卽公父也公少穎秀而文爲邑侯葉公所賞鑒侯故浙中名家不輕許可者年十六補邑博士弟子員每試不屬草一揮立就有司見其文靡不嘉嘆曰此渥洼汗血種取道千里無難耳而太孺人又從旁史公以攻苦舉業顯親揚名爲孝蓋公二親相繼卒故太孺人以此感動公而公益憤發映雪下帷旦晚吾伊不輟卽南樂諸



高等弟子員已心屈公矣公好鍾王帖不時臨摹忽瘡發右手公仍以左手習之而瘡竟弗愈遂卒是時道午纔襤襦孺人抱之日夜泣曰妾爲死者而死誰爲妾而令死者不死乎妾之義在程嬰矣家故四壁立而道午少年又病痞踰年不痊太孺人每夜焚香祝曰天平竟令王氏絕此一綫之脉乎兒也生妾不敢死兒也死妾不忍生天平忍令王氏絕此一綫之脉乎忽一夕太孺人似夢非夢若有神語之曰兒病愈兒病愈詰朝起視道午則痞已化爲烏有矣里中人咸謂太孺人精誠所感故耳太孺人卽家如懸磬

平而精女紅尤工刺繡每夜至四鼓不停手以此用度稍不之而少又從父兄習孝經小學諸書道午稍長卽親爲授句讀後就塾師猶每夜歸必篝燈火相對以作其急稍有媿志輒色動曰吾不敢負若父兒忍負若母耶至泣下爲不舉箸久之道午以故策厲于本業日精進

今上丙子與余同舉順天鄉試太孺人聞之而後喜可知也丁亥督學吳公以太孺人守節無玷教子有功上其事于朝

至上嘉嘆發帑金若干兩豎坊旌表而道午捧旌劄



為太孺人誦說太孺人且拜且泣顧道午曰

朝廷為若報我厚不知若何以為我報 朝廷道午

亦長跼泣曰敢不卒阿母之志而數竒竟屢試屢蹶

至戊戌乞恩得寶坻教諭而太孺人從家至署中猶

誠道午曰兒謂廣文擅冷苜蓿味薄耶無地非朝廷

官無官不可報朝廷真儒名臣悉自廣厲一路出見

勉之無媿諸生師即無媿朝廷官矣道午唯唯方以

仰事太孺人府課諸生稍慰平生而孺人竟溘然長

逝報文學公地 太孺人性雖嚴峭獨其享身姑

佐文學公殊婉愉衣澣 而不時以毳密進舅姑

之喪出奩治具甚辦其節孝蓋天性然也嗟嗟昔章

文毅公毋自為節婦詩曰兒能讀書妾辟纊空房夜

夜聞啼烏兒能成名妾不嫁良人瞑目黃泉下余讀

之未嘗不一字一淚也太孺人苦節存孤何減章母

道午異日名位勛猷不知于文毅公何似而玄風素

業似無不及文學公雖死何嘗死而太孺人雖後文

學公數十年死又何殊同日死哉太孺人父名脩邑

廩生子一名指南即道午娶邑庠生席子諫女孫男

二長勉亮次勉昭孫女一曾孫男二長元擢亮子次

元抱昭子曾孫女一亮出文學公生以嘉靖三年十



月二十七日卒以嘉靖三十年二月二十七日得年  
二十七太孺人生以嘉靖四年二月二十三日卒以  
萬曆二十八年二月初三日年七十有六文學公先  
葬于城東南之祖兆距縣治五里道午今將以孺人  
卒之年九月二十一日合葬文學公于祖塋東之新  
阡余既爲誌復系之銘曰

公才天生耶母節天植耶天摧公才顧不能摧母節  
耶天完母節顧不能完公才耶豈其憐公才而以母  
之節報公才耶豈其憐母節而以兒之才報母節耶  
孰謂天道乎而沈沈耶

### 孟孺人墓誌銘

孟孺人者余友魏考功懋權之元配也懋權用文章  
節行高一時先以萬曆乙酉卒于京邸海內惜之後  
一紀爲丁酉孺人以疾卒于正寢蓋皆夢雞之歲云  
又明年爲己亥仲子持狀泣請曰伯父與先考功稱  
爾汝交唯是先孺人之喪葬有日矣敢以隧道之銘  
請余猶記爲童子時過懋權講貫至夜分未休孺人  
不時出精飴飴之且語懋權曰此君少年英氣真君  
友也所不及君者識耳余與懋權亟服孺人有韓夫  
人穿墉之鑑孺人往矣則銘孺人宜莫如余按狀孺



人姓孟氏父一召太學生也孺人生而聰慧肅雖嘖  
咲不苟太學公與母杜甚愛重之曰此兒必貴不宜  
配田舍翁旣懋權聘至則喜動眉宇曰真快婿也三  
載歸懋權纔及髻卽開婦道事舅封中丞丞翁姑楊恭  
人能得其懽心庚午楊恭人病委頓孺人侍湯藥寢  
食俱廢及卒罄奩治喪具甚辦懋權家故無長物而  
居恭人喪益寡落不支孺人晝操曰夙夜箠績紡懋  
權自吾伊揮灑之外毫無挂礙以此聲華籍甚三輔  
間丙子庚辰兩魁多士固懋權文高然亦孺人佐佑  
力居多也懋權初除太常博士太常清署俸故薄孺  
人每節分爲二以精者進懋權而自食其粗糲者曰  
妾食寧可與夫君食同哉然計俸猶不勝費懋權意  
欲尙貸孺人亟止之曰君庶于宦而顧貸于里乎且  
君志節瑰磊素爲權貴人所不喜一旦中娥眉挾平  
頭奴出神武門歸稱繁水布衣妾終不忍見債家盈  
門也無已有妾簪珥可脫耳懋權高其議竟不貸辛  
巳以恩封孺人甲申懋權用材望遷司勳卽尋移  
考功孺人佐之壹稟庶平乙酉懋權病將殊孺人焚  
香籲天願以身代曰世可無妾不可無君懋權竟不  
起孺人痛絕者屢矣已忽曰妾而死者誰而不死



死者天平妾將以是藐爾諸孤報所天耳於是同伯  
子廣胤扶視南歸明年七月葬懋權又踰月而伯子  
復卒孺人哭之慟曰天平殲我良人又殲我家子乎  
已顧仲子曰若兄繼若父逝矣所不墮若父家聲者  
獨若若幸努力亢宗之業兒爲政治生之計毋爲政  
于是耕督奴織督婢舊僅田百五十畝十餘年拓至  
六百餘畝仲子稍勝衣卽遣就外傳數使人偵伺之  
聞其講習輒色喜不則歸必哭責之曰兒不念若毋  
堂上獨不念若父地下耶仲子以此發憤下帷問學  
日新業以文高稱旣廩而儒人仍督誨不置曰毋以

此升斗快意自有若父門風可嗣武也丁酉孺人以  
食少事煩遂感病篤遺囑仲子曰吾獲從若父九京  
亦復何恨第若王父過九十若外王母過七十若兄  
歿過一紀仍未植嗣若必卒吾志不者吾與若父九  
原且不瞑目仲子雪涕跪受曰敢負阿母言畢而逝  
此萬曆丁酉十一月十六日也距其生嘉靖丙午九  
月七日得年纔五十二舉子二伯曰廣胤仲卽廣循  
廣胤邑庠生娶田氏鄖陽同知田則真女早夭無子  
廣循邑廩生初娶王氏國子學正王廷俊女繼娶張  
氏府學生員張濬女女一歸魏縣廩生張思默孫男



一名昭廣循出仲子狀又言孺人性方正然遇諸姑姊妹極爲婉愉居嘗儉素歲時伏臘祭享必致腆潔且慈悲好施予丙戌丁亥間饑民載道孺人煮粥饋之多所存活此卽衿裾流然有古仁人長者風天道所宜陰騭而中道懋權天繼廣胤天卒併其身亦不免至不獲下壽湛湛天道何知哉然仲子爲人博雅澹穆望之如汗血霜蹄異日定大究厥施以卒考功未竟之業孺人之服寵地下將無已時天道之陰騭孺人誠姚遠矣仲子以某年月日祔葬孺人于懋權之壙余旣爲誌乃系之銘曰

微是偶些微是夫些微是毋些微是子些兩鳳棲梧雄者隕些雙珠出海大者沉些守雌弄遺照十二些脩然來些脩然住些繁城之南隱隱隆隆丹穴些滄海些

明邾縣丞兩崗董君墓誌銘

董氏之先爲真定藁城人當勝國時以佐命功封壽國公俊其祖也入明而壽國公之苗裔散居河朔瀛鄭之間莫敢名其祖獨元城內黃兩族猶稱藁城之董卽余家與邾縣丞兩崗君也兩崗君諱勵字子勉其先譜牒莫可考相傳自永樂初遷居內黃之東莊



君之父諱國用舉丈夫子四伯氏界仲氏勤叔氏策君其季氏也少而穎異能文年十六補博士藉受知郡守仁和張公以文高補增廣生邑人士咸籍籍目君神駿可一顧取千金價無難而父耄子儻不無廢本業於是輸貲讀書太學亡何隣人之獄起凡三載纔獲解君乃心死輟讀而耕家計遂日饒裕而間以其蕪蕞之暇課子時同時舉曰毋效而翁半五十里也久之謁選天官得河南之郊縣丞郊故頑邑而君又剛腸快口不能俯仰非久即拂衣歸曰黃池淇水間吾自有田可耕有子可教耳安事此斗米尺宅日

日哦松為蓋歸而相羊里間與父老話桑麻較晴雨若將終焉而時同于本業日益攻苦前後受知邑侯荆璞徐公華東張公為高座弟子稱既廩君聽然咲曰吾可以了生平也偶督家過勞因感風症凡數年不愈至今歲某月日溘然往矣距其生某年月日得年七十有一先配劉氏繼娶 氏劉舉子二長時同邑廩生次時舉女五按時同狀稱君斤斤自守勤儉出自天性卒能積織成鉅且遇變故知確守雌壹意濡忍此其于仕道深矣顧竟不耐其官何哉豈其逐逐牛馬不如良田廣宅足以樂志乎抑造化乘除于



此有餘必于彼不足耶時同將以某月日奉君柩葬于祖塋之側不佞辱在同宗旣志某平生復爲銘曰才耶不起才而起賢宦耶不盈宦而盈蓄仕非仕耶隱非隱耶且誦且讀或耘或耕夫是曰落穆之似而饘粥之遺

宗姪以通暨配崔氏合葬墓誌銘

以通名邦器不佞族子也以通之父曰東川公諱進選兵馬指揮使東川公之父曰濟封兵馬指揮使濟之父曰秉歲貢生秉之父曰鰲鰲之父曰庭蕙庭蕙之父曰志能封主事不佞盤堤之董之始祖也東川

公舉子四以通行在第三伯氏邦教仲氏邦政俱業農以通顧業儒儒已成會東川公棄世伯氏仲氏各析箸以通獨與其季弟邦寧侍張太孺人養邦寧年纔毀齧張孺人鍾愛特甚而邦寧之婦胡又以病死太孺人泣不進匕箸以通仰體太孺人肯百計貸益爲邦寧拮据婚事又不時稱觴太孺人前曰有兒在阿母亡慮小弱弟不成立也太孺人稍解蓋兩兄弟同舉火者計十二年最後太孺人捐館而以通所配崔氏亦繼之家難國租紛挐而至以通應酬不暇以故不能無十五廢業而勢又不能與邦寧同日各立



門戶吾第取其苦窳者可耳邦寧德之至白首相友  
愛以通爲人恬澹平易善調笑遇宗邨無不人人得  
其驩心晚歲宗邨益推爲祭酒顧居恒自嘆不能用  
文章起家與海內賢長者鴈行而前茫茫造化寧獨  
無意乎吾之後乎蓋先輩君稍知小義時以通卽督  
誨不勸曰男兒累學若累系毋效若翁中道落窳也  
先輩君緣是感激力學凡七八秋闈纔中甲午順天  
解額而以通業于壬午用 皇長子誕恩蒙賜冠帶  
壽官以通他誼甚著先是郡守揆宇塗公廉其行高  
踵門敦請故事與宴者非顯宦卽巨家至以通用白

衣應之而郡人士退無後言也戊戌先輩君下第欲  
乞一博士迎養繼不果歸以通見之喜曰得吾兒長  
在膝下足矣蓋九月而病作十月而病委頓至十一  
月初三日遂卒卒之前數日若有神來迎者綿悒時  
所囑先輩君語皆琅琅古人大誼其臨危不亂爾爾  
較昔易箒結纓豈相遠哉以通生某年月日卒某年  
月日享年六十四初娶崔氏婉婉沉靜事張太孺人  
孝敬備禮生于某年月日卒于某年月日享年二十  
有二繼娶韓氏子一懋官卽先輩君娶平氏繼娶錢  
氏女四先輩君將以某月日啓崔夫人與以通合窆



盤堤村祖塋之東南隅而持狀泣視不佞乞銘曰此先君遺命也不佞重以通生平不忍辭乃銘曰業弗儒竟而農竟耶顯弗身遂而子遂耶官不資拜而恩拜耶寵弗存被而歿被耶偃耶僂耶夫耶婦耶我誌我銘而不死耶

明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順天忠菴耿公行狀

萬曆辛卯十月十四日中丞耿公卒于家明年壬辰十月其子如璘持幣遣倅謁不佞曰不肖孤將徵銘于大司馬不朽先大人然不得足下狀大司馬亦無

憑以不朽先大人大司馬者東泉石公也石公有人鑑故如璘將乞銘不佞自惟新進晚士無能爲公役然憶爲造士時曾辱公知則狀公宜莫如不佞蓋公諱隨卿字子承別號忠菴滑縣人自其髫年業負豪雋聲與從兄敬菴齊名敬菴馴謹雅士而公昂慷不羈公居嘗言鷲絲牛毛繩趨尺步存宜祭酒沒堪立社我不如敬菴兄若水流雲行斧斷霆擊轉盼俄咄功成晏如敬菴兄不如我敬菴公聞之亦咲謂家弟自知且知我也癸卯同舉于鄉丁未同舉南宮戊申除授休寧縣有能名壬子以治最轉工部屯田司主



事癸卯改兵部職方司主事甲寅轉本司員外郎是時公雖居閒曹然自銓樞而下無不雅意大用公矣居無何轉遼東開原兵備僉事先是開原頻歲大侵斗米千錢穀竅地皮皆高其價軍士至有脫巾操戈而呼者公諭以大義軍皆解散乃設計誅首亂者數人委官盤驗鎮人餘糧按月賒與軍士復給糧王印信執照候軍糧到日照價扣還軍士感泣而又善用屬夷累以首功蒙賞己未轉陝西叅議分守商洛道丁外艱癸亥起家補河南叅議分守河南道而伊王典模者久蓄異志怙勢不悛每假接奉 密旨恐喝

洛城士民人情詢詢憂亂計不知所出公謂漸不可長遂發其違

### 祖訓抗

明旨等項大逆不道密事皆數十年來所司容忍不敢言者會按臺冲宇顏公與公筴合于是多方愚誤擒之股掌之間廢爲庶人洛人至今能道之甲子陞蘇松兵備副使蘇松者倭衝也而是歲四月內果有倭奴六船突犯崇明界公督副總兵郭成叅將田應山兵船圍賊于穿心港乘風載葦縱火焚燒船壞倭死漂溺無數斬首一百一十七名生擒日羅瓢堃新



瓢十五郎三八郎等三十六名復搜斬一十五級賊  
遂無一生還者捷聞賞銀十五兩轉山西布政司左  
叅政兼按察司副使仍管分巡口北整飭懷隆南山  
戎務尋轉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順天等府丁卯  
虜犯薊鎮公督兵血戰追至棒樺崖斬首無數以大  
捷聞論者指爲僞功倉皇被繫既且不測會總督帶  
川劉公撫臺貞菴曹公抗疏白公功謂九邊未有之  
捷柰何用文法相繩如漢繫雲中守故事乎公亦上  
疏請將功級駝馬盔甲器仗解赴京城九卿臺省會  
驗人言始息而論者竟以公潰牆縱虜免公爲民然

虜自是大剋不敢窺薊鎮左右矣公優游林下幾三  
十年撫按使者後先薦公雄才壯猷可稱萬里金湯  
九邊鎖鑰業已奉

旨起用會當國者揣意互市欲罷兵相休息遂不果  
用公往歲虜犯河西今歲倭破朝鮮

廟堂方銳意用公而公已不可起矣嗟乎開原之鼓  
噪則嘉靖大同之變也典模之暴橫則正德己卯之  
變也灣東之侵畧則也先俺答之變也崇明之傳警  
則王直徐海之變也而公重如持弩應若發機不動  
聲色功若太山公所謂才大臣者非耶而竟以讒去



令公今日而當虜嶓塚鳥鼠之間必不至荼毒令公  
今日而當寇黃草紅花之間必不至虔劉令公今日  
而當倭木葉白雲之間必不至猖獗天不數生才生  
才又不數用用者又未必天所生之才竟令東鹿黎  
陽餘姚三王公寥寥二百年也傷哉公矣公生于正  
德十二年丁丑十二月二十六日距其卒得年七十  
有五高祖端曾祖表祖潤贈戶部員外郎父騰贈都  
察院右僉都御史母郭氏贈恭人配某氏子一如璘  
光祿寺署丞孫光觀光陞光陞

竇郎中傳

公諱如蘭字子化大名人幼負雋聲天性醇謹篤行  
勤學望之知爲國器以故每試輒冠諸文學卽諸文  
學人人自以爲弗及曰竇氏子年少有奇才政是我  
輩祭酒也然遇京試輒不利如是坎壈者幾二十年  
甲子始中順天鄉試明年乙丑登范應期榜進士除  
授湖廣石首縣知縣石首刁頑罷病稱不易治而公  
仁心爲質濟之以清勤敏幹民咸于于相安又邑故  
苦徭賦不均豪家猾吏千孔百瘡舞文作奸公雅欲  
改絃塞竇而適均田之奏方下於是矢神約民躬履  
抽丈尺均徭水冊支應等役照稅徵募立爲定式自



是增減漁獵之風絕矣邑中無論達官貴人與嫠婦稚子同聲頌公曰竇侯慈母神君也然竟以催科政緩積貯數款調襄陽石首父老卧轍泣留至車不得前公撫諭良乂乃馳去至襄陽人有勸以稍貶損狗時者公咲曰吾薑桂之性寧有易辛時哉其治襄陽復如治石首狀踰年轉南京戶部主事襄陽人爲甘棠遺愛集以志思公入部初司鈔江口再司鈔揚州兩地財貨如藜故司鈔者皆滿橐而去公至悉以委從官曰古人酌貪泉而覺爽吾寧不酌已耳秩滿辭歸僅挾一平頭奴入留都卽琴鶴圖書無有也萬曆

三年考績北上便道省覲是時公病已委頓嘗向子生光等言也兒輩怨我乎且世人以錢財遺子孫我以清白遺子孫政所以功德兒輩無已時也病凡兩月而卒卒之日郡人士爲之出涕曰天道無知乃令竇郎中死蓋公未卒前十五日已轉北京戶部山西司郎中督餉雲中矣嗟乎伯起四知祖榮一錢藉甚今昔余以所覩竇郎中始末大節何減伯起祖榮乎余友魏懋忠爲荊州司理嘗過石首民有五家立一廟者有十家立一廟者問之則曰竇侯祠懋忠爲低徊不忍去久之嗟乎非公忠實心流在士民惡能令



每齋園集 卷之十三 二十  
之世世奉香火勿絕耶余不及識公然公委頓時曾  
索余試文亟口賞譽之亦不可謂非余知己矣因傳  
其行事大者以備異日脩國史者採覽焉

### 詹山人傳

山人名某字某徽人也山人於吾魏開敏之士無所  
不交往獨未識余余不佞四方君子苟至魏者亦無  
所不交往獨未識山人山人未歿時石帆先生時時  
向余稱山人余不異以爲山人猶人耳旣山人歿後  
石帆先生向余言山人客死狀至再三嘆息余不憐  
以爲山人之死猶人之死耳乃石帆先生去魏而山

人之子希周書山人詩一卷視余且索余傳山人余  
讀山人詩乃知山人有異始憐山人之死恨余不與  
交往因又恨山人不交往余而所交往者厯厯吾魏  
開敏之士耳山人蓋嘗與汪伯玉吳明卿遊甚歡兩  
公稱山人詩不容口今卷中有訪伯玉詩曰交情福  
袖風雲合行色芙蓉秋水深陪明卿飲九江曰江湖  
吾自尊詩伯天地人嘗愛酒呈其送人督學楚中曰  
不霜鸚鵡碧知草多雨瀟湘香見蘭又有送石帆先  
生告歸曰客有煙霞千里興人同湖海一尊情警調  
秀句種種間出置之王孟不知何似然以視日來任



耳和吻不啻霄壤矣古人云詩窮而後工山人奔走風塵牢落江湖至客死不能棺不可謂不窮然第令不窮亦不過致通顯稱名公卿已耳烏能忼慨洗發出其竒以與海內名公相倡酬即窮而第令不奔走牢落客死漳衛間亦烏聊松蘿間知有山人耳余何至異且憐而爲極力摸寫其生平以傳諸後然則窮何病山人窮正所以見山人矣或曰山人多技能妙鍾王書法精兩漢諸篆隸此淺之乎知山人者故不具

連節婦贊

有序

嗟乎慾海溺人愛河牽世蛾眉易埽鸞鏡難塵故三月入胡唯見爭新之飭一朝辭漢曾微戀舊之情女節不貞從昔共愾間有自拔流俗無忝風教如桓之女陝之婦荀之息王之嫠並皆各懸青史事範紅顏金石不磨天壤同敞以視懷二棄一之輩不厭厭心死卽滔滔汗下矣連節婦者今太僕卿少嵩公之愛女也白水凝神青松標志奉大家之懿誠佩南郡之嚴箴言自德門于歸望族少君之鹿車並御德耀之玉案齊眉偕老長吟纔快潘楊之睦未亡忽邁輒分秦晉之懽兼以堂匪慈姑膝鮮愛子翩翩素帳華屋



空存寂寂黃腸泉路永隔而節婦痛九原之長逝傷  
百歲之無期誓日呼天甘心碎首倒極咽絕至再迄  
三每高刑耳之風願附投棺之誼獨以二親之敦諭  
稍淹歲時其如五內之飛揚終懷窳窳人將化石空  
餘奄奄之形草欲斷腸猶灑盈盈之淚太僕公憐其  
孤苦義其堅貞携之都中俾侍膝下百方供御冀輟  
痛于黃壚壹意却除竟啣哀于玄壤當翁按節之日  
政婦絕脰之時哀闕都門誼傾燕市邯鄲才子旋揮  
黃絹之詞蓬苑仙人喜勒清流之碣某冀南僉父河  
北陳人總輸稅于千秋寔負心于一片風號易水覺

俠骨之仍香火瘞荆山想芳魂之未歿聊陳梗概以  
俟表揚乃知嵩洛名邦未盡泯泯之侶閨房弱質雅  
多烈烈之英云爾

贊曰栢舟風微陌桑誼歇波隨茅靡倫綱疇揭大河  
以南高接伊闕中產閨貞爲世日月名家血胤曰嬪  
豪閥成禮之初已甘白髮忽爾所天蚤世病髓人鬼  
雖分溝壑自矢卻華謝甘屢起屢委魂魄飛潔骨削  
形毀竟缺長安何烈爾爾古昔如林今世獨此明明  
千秋猶月在水海竭嵩顏吾文或死



繁露園集卷之十四

陽平董復亨元仲父著

同郡張銓平仲父校

誌銘四

大學士對南山陰王公墓誌銘

萬曆三十一年歲在癸卯十二月二十二日前禮部  
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對南王公卒於家計聞  
上為輟朝震悼曰此朕舊學骨鯁臣

敕賜祭葬如一品禮遣行人往營葬事

特贈少保蔭一子尚寶丞予謚文端公先是雖以儲



議忤

上旨然

上素重公爲人意公年未至旦莫 召用故於公之  
歿所爲褒卹錄廕有加禮云已公冢子濬初孝廉以  
某與公後先讀中秘書意氣素相臭味持狀乞銘按  
狀公諱某字忠伯號對南先世太原人後徙鳳翔  
國初有長眉王者以南京龍江衛士從

文皇帝北征留屯塞上遂卽大同之山陰家焉七世  
祖顯生文秀文秀生得林俱種德弗顯得林生冲仕  
馬邑尉冲生縉仕爲臨邑令縉生黃坡公朝用朝用

生石溪公某卽公父舉明經不仕配韓淑人以嘉靖  
丙申閏十二月二日舉公而石溪公當公舉之夜夢  
仙仗擁玉童自雲中下覺而心獨自喜曰必大吾門  
公生而警敏絕倫顧端凝不好弄戲七歲韓淑人見  
背繼母梁再繼景皆于公如其所出髫歲隸博士籍  
才名藉甚甲子舉本省鄉試乙丑禮部試不利歸丁  
石溪公艱又三年隆慶戊辰成進士 廷試讀卷原  
擬一甲二名旣傳臚二甲二名蓋

穆廟偶有所錯綜故然公亦若爲罔聞也已選庶吉  
士高第庚午授翰林院編脩與脩



世廟實錄尋教習內書堂辛未分校禮闈暨萬曆改元又與脩

穆廟實錄甲戌陞脩撰乙亥建復起居註佐以史臣六人公首與選會日講員缺公又以翰撰先補時上冲齡嚮學日御講筵公從諸耆宿後開導剴切音吐高亮

上改容傾聽親書責難陳善四字賜之已退謂左右曰王講官大是端士蓋已識公爲公輔器有意用公矣居一年所以病謁告賜金幣許馳驛行已卯仍以翰撰召充日講官同脩會典又三年壬午陞洗馬踰

月陞庶子明年癸未主考武場進少詹兼侍讀學士掌院篆明年甲申春解院篆教習庶吉士亡何陞禮部左侍郎兼官如舊已改吏部左踰月詔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與大倉王公同日宣麻麻下都人士動色相慶

上聞之喜甚曰宋相文富朕相二王當俱賢于夢卜矣公旣受

上知遇黑頭大拜每感奮思報遇召對煖閣或偕同官議處章奏多所籌贊乙酉從視壽宮賜一品飛魚服風霾爲災公同閣臣條上寬卹四事大旱扈



上步禱南郊召對面奏俱蒙嘉納明年丙戌景淑人卒于京邸 詔賜賻布銀幣給三代誥命祖父俱贈如公官公既奉景淑人喪還山陰而

上猶虛位待公有以推閣臣請者

上不允已丑公服方禫除卽家

詔進禮部尚書趣還內閣遣行人往迎凡三疏辭俱不允踰年至是時

上御朝漸疏公入數月猶未及面於是上言臣非敢

希一覲 天顏爲恩寵但邇來 朝講久輟 儲位

久虛 郊廟久代章奏久留似於 聖德朝常關係

不細請以 聖節出御畢發章奏以慰海內喁喁之望

上覽疏感動遣中官諭旨曰已悉卿忠愛翌日爲出御門延公進見庚寅元日

上御便殿召閣臣入對因出 元子見之公同長洲新安大倉面請諭教退復再請 冊立久之公自以

受

上特恩起用踰年諸所靖獻多鬱鬱結不得申乃累上疏自劾大畧謂日來災異頻見疆圉弗靖重以議論紛拏風紀漸壞臣伴食中書一籌莫效更



皇子冲睿中外繫心不宜延稽大禮以開羣疑又禁  
庭僕御之臣喜怒過當訶責太嚴恐上累

聖德下滋危懼臣雖私抱隱憂而才誠綿薄不能動  
主請如漢用灾異策免三公例罷臣以應天變

上未允 温旨敦趣至三乃出視事公既不得請而

私念建 儲一事乃 國家安危一大機括若大小

臣工以去就爭 明主可爲忠言當不難轉移十月

公復同諸閣臣請 册立而大宗伯東阿于公亦合

九卿三請 詔諭候旨行且譙讓廷臣激聒奪禮官

秩于是長洲新安太倉三公各惶恐歸第引疾謝而

新安太倉奉

諭旨陳謝疏中語涉

册儲

上復持不下公居中調劑

上意稍解詔趣三公出旋遣中使李浚諭公 册儲

之禮當明年舉行若廷臣再有奏擾直過十五歲方

行公見 聖示有期喜曰此宗社之福也乃擬傳札

以進請宣示百僚且曰十五歲之諭容臣密示恐不

宜入之帖中又度未必下以便先錄馳報大宗伯于

公卽具疏覆并隱十五歲語而科臣亦具疏画話如

公旨

上復遣諭公浚所傳原不許宣示柰何令禮臣知之



且部科疏是何等語然雖不憚而無柰中外公論何  
僅奪部科俸儲議遂決公居閣七日疏凡七上於是  
長洲新安太倉亟推公有定策手各自以爲不如公  
公方且杜門請罷累 詔趣公始出明年辛卯八月  
工部郎張有德以造辦錢糧請時太倉歸省長洲乞  
告獨公與新安直閣恐有德言入激

上怒因具揭署三臣名引前 諭旨請

上果大怒責輔臣朋黨比下長洲欲于中委曲調劑  
因密揭前疏臣不與聞而

上怒竟不解乃更期三年新安策免長洲亦用言者

罷免公力引罪言國今日所請本臣前歲所宣臣實  
悞國且悞部科諸臣稽宗社大計請留國併留時行  
獨罷臣還不報而 手諭公携藥餌扶掖入閣公乃  
擬 敕請趣太倉入侍而是時蘭溪業以長洲薦同  
公直閣辦事矣明年壬辰正月科臣李獻可等以豫  
教請 嚴旨降罰公封還且力請寬宥獻可等不報  
而他會收科臣者更得重譴甚予杖於是公力請求  
罷疏中大畧謂臣竊不自揣妄希古人但道臣沆以  
爲不可之意輒敢封還 御批不謂致激

上怒譴訶謫榜株連累累是諸臣之得罪皆自臣始



且詢之同官知奉

旨責臣希名臣所希之名不過期

上爲堯舜之君而臣得附堯舜之臣若棄名不顧將  
阿諛苟容雖許敬宗李林甫之奸佞無不可爲是乃  
九廟神靈所陰殛天下萬世所唾罵也

上不省而公復疏言臣大馬微誠不能感迴 天意  
至建 儲大典冊立或可少待豫教委宜蚤圖科臣  
所言未爲差謬譴訶一出遠近驚疑使臣復依違保  
祿澳忍苟容正汲黯所謂從諛承意陷主不義貽辱  
朝廷者也願亟賜罷歸以全晚節

上復不省已遣中官諭卿洗沐數日其亟入閣辦事  
公去志益決復上疏言臣不能委曲調停從頌緩解  
而封還 御批 御批 御批

上取罪誠萬死不敢辭但 皇子于

皇上父子至親 冊立與豫教典禮至大言係至親

事關大典有何宜怒旣荷天言切責又兼 温旨慰

留雨露霜雪靡非至教但臣以孤忠自立之身抱下

愚不移之疾俯循沈痼旣非數日可痊仰冀生全實

以一禡爲幸仍不省公堅卧不出至三月 廷試公

辭免讀卷乃 予告賜乘傳歸公具疏備條君德時



政安攘大畧未猶及建 儲事且云情依依而戀主  
 猶回棄婦之頭心惓惓以憂時橫灑孤臣之淚讀者  
 皆為隕涕當公之去或有以書挽之者曰以道事君  
 不可則止謂止而不諫也公大臣也獨不能濡忍以  
 就大事而悻悻如言官取一決自快為公咈然曰漢  
 有胡廣中庸今乃有公論語乎且古之人主惟所欲  
 為皆以大臣持祿小臣畏罪有輕下心耳假大臣不  
 愛爵祿小臣不畏誅罰事尚有濟聞者服其確論公  
 雖去而

上素重公竟思公言默定萬世之策以甲午年

元子出閣講學又七年辛丑 冊立公聞之仰天舉

手加額曰

上幸用臣言臣死可與目齋沐具表賀壬寅

上亦遣行人羊酒存問官一子中書舍人公具疏謝  
 疏中猶及視朝勤政罷礦稅起廢佚諸大事而入奏  
 者為削數言公大懊恨明年癸卯公病病中夢同司  
 馬文莊公應制詠獻芹獻曝詩寤猶能舉其詞及委  
 頓竊語悉君國事一語不及家公體貌魁岸器局恢  
 和雅負經濟才而恹款悃幅力以天下為已任居嘗  
 喜愠不形至遇國家大事與關生平名節則斬斬嶽



嶽卽責育無以奪之方公纂脩時適新鄭當國見公所書其兄中丞事志甚諷改之公屹不爲動江陵病劇盈朝爲建醮予時目公咲曰古人爲君父禱今禱爲相耶因約不往旣江陵敗

上怒不測禍且及泉壤予密與公約謂其人功過不相掩公卽慨然屬草將以經筵日同疏面奏會有旨從未減乃已其不隨人炎冷固如此又公直閣時曾少卿乾亨有條陳汰武弁疏未及上以閱邊行而各衛官聞之因遮少卿兄尚書同亨於朝大呼譟欲甘心焉公聞狀亟出遣人傳諭曰若曹無狀敢于禁

庭窘辱大臣獨不畏赤若族耶衆始解散已下兵部欲贖不問公曰恐啓奸雄窺伺之心元魏張尋事其前車也因行五府詰主名者置之法聞者莫不多公鎮定之功先是蒲坂張公繼江陵爲政以同里故數從公受策多所規益其後時政益務發舒而一二新少年務詭激射名爭求多于當事者公正色中立不稍假借獨以大義擘解之卽一二新少年又靡不嚴重公也公於書無所不窺下筆風發泉湧千百言立就自成一家獨不喜聚徒講學曰學貴躬行標榜何爲敦倫砥節內行純備奔景淑人之喪號擗過毀人



尤難之與人交有始末居鄉豈弟寬和人人自謂親  
已然非意相干輒以理遣慎取與一介不苟宗族親  
友窘急不惜傾貲賙之嘗大書客座有橐裏金錢揮  
已盡枕中軒冕夢皆空之語沒之日幾不辦葬焉大  
宗伯于公業草公傳稱公守城深堅招不來麾不去  
有古社稷臣風蓋以汲長孺况公也余謂公風度鑒  
裁似張子壽忠誠體國負海內重望似司馬君實然  
文皇于子壽生不用其言沒始思之遣人祭弔曲江  
公以議 儲去位而即以建 儲蒙

上存問錄廕遇若過子壽獨君實起家入中書變熙

豐爲元祐史稱其有旋乾轉坤之功數餘年來礦稅  
使者四出殃民不啻熙豐之新法余輩碌碌卽叩闕  
泣血無力回天公

上畏相也海內望公如望歲旦暮且冀公再起同心  
協力拯濟一二乃公顧溘然先往不及如君實一奏  
旋乾轉坤之功嗟嗟

上卽用公而不能終用公 國家卽得公之用而不  
能竟公之用人之云亡可勝痛悼然

上之終始以禮遇公與公之生死以道事主真可云  
聖主貞臣百代一時者矣元配霍氏封兵部主事宗



嶽女未廟見卒累贈淑人繼配李氏處士松女累封淑人貞靜勤敏善事舅姑饗賓客供祭事事精辦然性朴素既貴猶綦縞過諸戚屬諸戚屬相視而咲不顧也曰吾自安之公課弟壘或過嚴淑人輒從旁解之至醮責諸子輒不少寬假日我子豈同先姑子哉遇霍氏有加禮至李氏外家竟不肯私一錢以公歸之明年卒公每念之輒泫然泣下公生嘉靖丙申閏十二月初二日卒萬曆癸卯十二月二十一日霍淑人生嘉靖丙申七月十三日卒嘉靖甲寅五月二十五日李淑人生己亥閏七月二十八日卒癸巳十一月

初二日子男八濬初乙酉舉人娶大理寺評事霍廷楠女湛初中書舍人娶兵部主事孫訓女繼娶陝西兵備按察使李楠女沛初廩生娶陝西兵備副使薛綸女汲初廩生娶湖廣布政使安嘉善女俱李淑人出淪初庠生亦娶綸女側室林出演初聘山東兵備副使薛鑰女灝初未聘俱側室徐氏出河初幼側室門出女二長李淑人出適國子生郭煥然早卒次徐氏適庠生李昌時孫男六濬初出者泰庚娶戶部主事焦承光女泰筴娶舉人鄧應元女泰符聘張進士爾基女泰籥聘郭文學隣女沛初出者劉寄尚幼孫



女七濬初出二一適施應圻一適郭震祥湛初出一  
沛初出一汲初出一淪初出二俱幼曾孫男一泰庚  
出卜以甲辰十一月安葬桑乾之陽銘曰

雲弁之間昂畢分野七寶五峰盤礴南下人文苞孕  
千年未吐宋惟畢公公今繼武公之心事日白天青  
公之器宇川靜岳停賈董文章富韓經濟講筵侃侃  
受知於

帝

帝曰良弼侍予左右先後匪躬謇諤匡救 儲議紛  
紜公獨款悃雖忤

帝旨終定 國本歸休山右人仰東山新法嗷嗷日  
望賜環繼拜 儲詔陰館之里仰天跪呼臣死可矣  
踰歲告灾星流雲淡黃鳥有悲青史無憾

帝念魚頭吾之舊學褒卹錄廕禮崇恩渥予嘗目公  
殆庶王佐文端易名千古不磨鬱葱佳氣桑乾之陽  
挾兩淑人于馬徜徉拖及子孫永世匪懈石馬秋風  
望之下拜

敕封周孺人墓誌銘

周孺人者默齋郭先生之配也默齋先生以文行高  
一郡由歲舉仕應天府經歷歷平涼夔州推官用治



行高等封徵仕郎因封先生之配爲孺人故稱曰周孺人云孺人與先生同邑文學周公汝礪之次女周於邑稱望族又雄於貴而孺人視之泊如也顧獨嚴守女誠且穎爽曉書史大旨年十七歸先生夫婦相莊識者謂不減少君德耀之風是時姑沒已葬獨舅躋山公在孺人每私憾不及躬事姑歲時饋奠輒嗚咽霑襟而事躋山公飲食衣服必親酸鹹時寒暑躋山公大喜曰吾不第得孝子且得孝婦居無何躋山公歿家故無厚遺孺人日夜單謁相先生辦喪具卒成禮孺人卽女笄流乎顧其行誼有烈士風每聞

古人莊節偉行輒詫嘆以爲男兒當如此當先生爲博士時性故嗜學而孺人每夜必篝燈火或紡績或縫紉相伴吾伊往往有至旦者先生處稱名儒出稱名宦卽天性醇懿然本之孺人爲多以故先生每對執友言必曰吾有孺人如桓公之得管仲昭烈之得孔明不者吾幾不自立矣孺人居家儉約凡米鹽瑣屑之務必程量多寡卽值歲祲不至匱乏又性好施予見人有老且貧者輒相調濟待奴僕有恩人人感德教二子甚嚴有方小有過舉輒呵責不少貸嘗居毋張夫人喪哀毀骨立凡三年酒肉不入口其孝友



蓋天性然也又遇諸叔仲姊姒最有禮叔弟可立之  
喪貧不能葬懸齋先生方遠宦平涼孺人卽遣二子  
周旋賻贈季弟可志壯而未室孺人卽出橐中裝代  
爲舉婚嗟呼棠棣行葦之誼缺廢所由來矣歿者自  
歿鰥者自鰥吾於何有此皆世間磊落丈夫所不能  
免而孺人無吝心無德色推而不留成而不居丈夫  
聞之不當媿死耶孺人生於正德十一年十月二十  
三日卒於萬曆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得年七十  
有七子二長文明府廩生篤行能文先孺人五年卒  
次文光乙酉舉人女二長適同邑封主事董某男晉  
筆次適大名廩生范如松先母卒孫男四茂才育才  
遴才俱文明出睿才文光出孫女三文明出者二長  
適大名縣舉人劉遵憲一尚幼文光出者一適邑庠  
生任和男道統系之銘曰  
相厥夫妻道平友道乎訓厥子母道平師道乎孝以  
睦儉以勤女子乎丈夫乎開姆訓作壺儀朝典乎家  
乘乎嗟孺人死乎不死乎

明處士荆亭袁公暨配董夫人合葬墓志銘

處士袁公名筠字公虛號荆亭克之曹南人善治家  
人生產好行其德閭里義之先以萬曆乙酉卒漆園



穆考功少春業爲銘其墓蓋素封而仁心爲質篤行  
長者也又十九年爲萬曆癸卯公配董夫人復卒而  
其冢子指揮僉事一康持狀請余銘曰先處士旣徼  
穆先生不朽九原矣惟是所爲不朽先慈者敢徼師  
門一言之辱先慈不朽卽一康兄弟不朽余按狀夫  
人故爲同邑龍岡公之季女董固曹望族龍岡公家  
訓又嚴以故夫人幼卽守女誠不喜嬉戲惟日與諸  
姊妹行敦孝讓龍岡公每撫之色喜曰惜兒非男男  
則必亢吾宗旣笄而歸處士克脩婦道事舅姑以孝  
聞初處士與諸兄弟析箸時產不能踰中人夫人因

脫其簪珥佐子毋家以是日饒裕又爲處士納側室  
周氏善遇之而撫周氏所舉子若女更不啻已出卽  
周氏子若女亦不知其非夫人舉豈其服泰室帝休  
若干許耶處士捐館時夫人與一康等計曰食指夥  
矣江門番陽同居之誼不能效也獨念汝兄弟才不  
才卽弗同母然同汝父血胤稍有輕重無論外議紛  
紜謂此心何而處士臨殊又有遺囑附郭田約值五  
百金爲一夔太學資斧蓋一夔與一康同夫人出故  
處士藉此以慰夫人夫人至是召問一康及弟夔云  
何則同聲對曰寧失五百金不敢失諸兄弟驪夫人



喜溢眉宇曰此吾志也吾為有子矣因四分之夫人與處士即起家勤儉然好施予有貸輒應貸而或不能償輒焚其券凡待以舉火併婚葬者亡慮若干家戊子癸巳曹歲大侵夫人不時嗾一康輸粟賑貸族子袁一行嘗因貧鬻女為倍其值歲稔復還之令自嫁里人有向一康兄弟鬻產者則諄諄戒之曰寧值溢產毋產溢值今日我負人他日人得無負吾子孫乎歲延明師督誨一康兄弟里中有貧而願學者一切館穀脯粟之費不惜傾橐給之以故一康即由太學改授指揮僉事然筆下刺刺質有其文亦夫人平

日督誨力也壬寅河工大興太夫人走一力語一康都下曰家有積粟千石吾不忍私請輸以佐河工一康即伏闕上疏成夫人志癸卯春一康奉

命歸里夫人適卧疾不起一康欲留侍夫人彊起促之曰而母旦夕瘞柰何計其不祿誤公家事乎一康因含泣北上甫一月計音至矣一康痛極欲絕曰吾不及訣吾母之存庶及永吾母之歿乎痛稍定因草狀請銘繁露生曰太史公嘗言入宮而妬入室而仇以余所覩董夫人狀則太史公不幾虛語哉至恩沾里閭義急公家又非素封家所能望龍岡公固曰為



男定亢吾宗卽爲女曷常不多慷慨丈夫之氣然則  
袁氏之宗藉之以亢者多矣彼其委頓時異香滿室  
移刻乃散毋乃淨土極樂世界往耶生以嘉靖九年  
庚寅二月二十八日卒以萬曆三十一年癸卯十一  
月二十七日享年七十有五舉子二長卽一康以太  
學生改授指揮僉事歷陞神樞九營中軍娶生員劉  
廣女次一夔鴻臚寺序班娶生員劉日省女周氏亦  
舉子二一中太學生先卒娶嚴氏一泓生員娶王氏  
女二太夫人出者一適生員田自新周氏出者一適  
王標孫男四明藩一康出明翰明垣一夔出長長春  
一中出孫女四一康出餘皆幼系之銘曰  
景山蒨澤幻而多竒寧惟士行亦有毋儀士也伯鸞  
女也德耀倉庚鳴鳩恩周仰頰施及其後質有文武  
我銘我誌異世庶睹

繁露園集卷之十四終



集賢堂全一  
卷之十四

十一



國



